

HIS BLOODY PROJECT

[英] 格雷姆·麦克雷·伯内特 / 著

宁馨 / 译



麦克雷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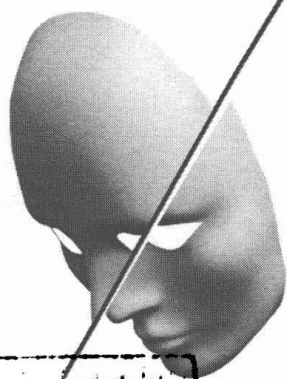
引导你走向蓄谋已久而又阴暗的死胡同，
让读者在拐角处误入其中，便是伯内特最大的乐趣。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HIS BLOODY PROJECT

[英] 格雷姆·麦克雷·伯内特 / 著
宁馨 / 译

麦克雷计划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 01-2017-444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麦克雷计划 / (英) 格雷姆·麦克雷·伯内特著;
宁馨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43-6285-5

I. ①麦… II. ①格… ②宁…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0346 号

Original title: His Bloody Project

Copyright © Graeme Macrae Burnet 2015

Published by Contraband, an imprint of Saraband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tol Media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Email: copyright@righttol.com)

麦克雷计划

作 者 【英】格雷姆·麦克雷·伯内特

译 者 宁 馨

责任编辑 张 鑫 邸中兴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96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285-5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言

在我的辩护律师安德鲁·辛克莱先生的积极倡议下我写下了这本书。我到因弗内斯监狱服刑以来，他始终以礼貌友好的态度待我，让我备感感激。我的生命很短暂，也无足轻重，我无意对我近期认下的罪行再次申诉，我之所以把这些话写在纸上只是为了回报安德鲁·辛克莱先生对我的恩情。

这是 17 岁佃农罗德里克·麦克雷的自述，有人控告他于 1869 年 8 月 10 日上午在罗斯郡残忍杀害了三名克尔杜因村当地的村民。

我并非要故意把读者留在前言部分，但前言性的某些话涉及了一些书中内容，想要直接看正文的读者当然也可随意查看。

2014 年春天，我起程搜集关于祖父唐纳德·川普·麦克雷的信息，他生于 1890 年，生在克尔杜因村北部两三英里远的阿普克罗斯村。途中我来到了因弗内斯的高地档案中心，

找到了一些关于罗德里克·麦克雷案件的剪报，在档案管理员安妮·奥·汉隆的帮助下，找到了卷宗中最重要的手写稿。

不得不说，罗德里克·麦克雷的自述写得确实很出彩，这份自述应该是在1869年8月17日到9月5日写成的，他当时在因弗内斯监狱等待庭审。这份自述不单单让凶手为人所知，更令这起案件传遍街头巷尾。这份自述或其中最耸人听闻的部分之后被陆续刊登在众多畅销书和恐怖书刊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以爱丁堡文学界人士为首的众人对这份自述的真实性发出了质疑。罗德里克的自述让人想起了十八世纪末的奥西恩丑闻，当时詹姆士·麦克弗森称他发现了盖尔语史诗还对它进行了翻译，奥西恩很快在古欧洲文坛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但之后却发现奥西恩的故事是虚构的。对于这份自述，坎贝尔·巴尔福在《爱丁堡评论》中写道：“一位半文盲农民能写出如此引发读者共鸣而又让人回味无穷的文字，实在太难让人信服……这份自述就是一个闹剧，有些人把冷酷无情的凶手鼓吹为高贵的蛮族，总有一天他们会对自己说的话感到羞愧。”^①也有些人称，不管是凶手自身也好还是他写下的自述也好，都表明我国北部地区那种野蛮行径在不断滋长，也说明神父兢兢业业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巨大

① 1869年10月《爱丁堡评论》第267卷，“我们那个时代的奥西恩”，坎贝尔·巴尔福著。

进步^①都无法彻底根除这种野蛮行为。^②

然而，有些人认为自述中描述的故事正体现了高地佃农在封建环境下挣扎生活的不平等现象。约翰·默多克虽未宽恕罗德里克·麦克雷的罪行，但他从该事件中看到了另一点，并在之后创立的激进派报刊《高地人》上写道：“罗德里克·麦克雷被残酷的社会制度逼到了杀人的边缘，或是已被逼到崩溃，奴隶们只不过想在借来的那一方土地上踏实生活而已。”^③

现在已过去了150年，对于自述的真实性已无法再给出明确的回答，但这么年轻的人就可以写出如此好的文字确实了不起，但罗德里克是一位“半文盲农民”这种偏见却朝着北部中央带的富裕城市不断蔓延。据记载，自19世纪60年代起，附近的洛赫卡伦村的小学就已经开始教授拉丁语、希腊语与自然科学。罗德里克在自传中也写到他也在卡姆斯特拉齐的学校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而且他的确很有天赋。当然，即便罗德里克有能力写自述也并不意味着这份自述就是他本人所写。对此，我们找到了精神科医生詹姆斯·布鲁斯·汤姆森，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曾在罗德里克的牢房里看到过他的自述。但持怀疑态度的人又会说（曾经也确实有

① 这是高地圈地运动的参考文献。

② 1869年9月17日，《苏格兰人报》社论。

③ 1869年9月14日，《因弗内斯速递报》，“麦克雷事件面面观”，约翰·默多克著。

人说过)汤姆森从未亲眼见过罗德里克写下任何文字,而且也不得不承认,这份自述若是当时上交给了法庭,那么一系列的证据均为无效。也有人说这份自述出自他人之手(大部分人猜测是由罗德里克的辩护律师安德鲁·辛克莱先生所写),这种观点也不容忽视,但是何等性情古怪之人费劲心思才能描绘出那样的案件呢?还有就是自述中有许多细节描写,所以出自克尔杜因村外人的可能性极小。而且,罗德里克对于谋杀案件的描述和法庭证人的证词出入很小。鉴于以上种种原因,在查看过原版手稿后,我可以肯定这份自述就是出自罗德里克之手。

除了罗德里克·麦克雷的口供外,卷宗里还包含了克尔杜因村村民们的证词、尸检报告,让人疑惑的是里面还有詹姆斯·布鲁斯·汤姆森回忆录的节选。当时汤姆森来到了疯人院对罗德里克·麦克雷进行了检查,还和安德鲁·辛克莱一同前往了克尔杜因村。汤姆森是一名外科医生,在珀斯的苏格兰总监狱任职,苏格兰总监狱不适合对患有精神疾病的犯人进行审问,所以他们来到了疯人院。汤姆森借着这次工作机会在《心理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相当有影响力的文章——“犯罪的遗传性”和“罪犯心理学”。他还精通进化方面的新理论以及罪犯人类学的新兴学科,他的某些言论可能会令现在的读者感到晦涩难懂,暂且先记着这些观点,它们从对犯罪行为的理论解析开始逐步递进,进而帮助你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犯罪。

最后，我还从当代报刊报道以及 1869 年由爱丁堡的威廉·凯伊所写的《罗德里克·约翰·麦克雷案件完整报道》中节选了法庭的证词。

在 150 年后的今天，已无法求证卷宗中记载的事实真相，其中的证词有各种矛盾、冲突还有遗漏之处，它们共同构成了这起苏格兰法律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件之一。当然，对待这起案件我有我自己的观点，但我会把更大的空间留给读者让他们表达自己的看法。

前言

在我查明真相后，罗德里克·麦克雷的自述首次完整出版，虽然过去了很长时间，这些手稿也并未得到精心照料，但他们还很完整。这些手稿都写在活页纸上，从内页边缘部分模糊的痕迹可以看出曾经有些纸张用皮绳串了起来。纸上字迹还很清晰，只是偶尔有一些修改和错误表达。准备出版自述时，我一直忠实地遵循原稿，没有对原文进行“润色”，也没有修改错误及使用不当的词或句，因为我觉得改动后会更让人怀疑文本的真实性，所以我尽量还原了罗德里克·麦克雷的原作。还需说明的一点就是自传中的人名有时使用的是真名，有时使用的是绰号，如拉克兰·麦肯齐常被叫作拉克兰·布罗德。在苏格兰高地经常用绰号称呼别人，尤其是老一辈人，可能是为了区分同一大姓里不同的分支吧。绰号有时是根据一个人的职业或是癖好起的，但会代代流传，以至于本家人都弄不清自己祖先原本的姓氏是什么。

我已经尽力控制了想要更改标点和段落的愿望，但原稿的词句间几乎没有间隔，可能罗德里克这样做是为了节省每

天书写的时间。为了便于大家阅读，我还是为原稿切分了段落，其中大部分标点也是我加上去的，但是我想重申一下，我整理这本书的原则仍是忠实原稿。若我对原稿的处理有不当地方，读者们可以去查阅原稿，原稿至今仍存放在因弗内斯的档案中心。

格雷姆·麦克雷·伯内特

2015年7月

证 词

证词由克尔杜因村及周边地区村民提供，由韦斯特罗斯警局警员威廉·麦克劳德于 1869 年 8 月 12 日及 13 日进行采集记录

1869 年 8 月 12 日，克尔杜因村村民——卡米娜·默奇森 [卡米娜·斯莫克] 女士的证词。

初次见罗德里克·麦克雷时他还是个婴儿，少年时期的他过得快乐而又幸福，长大后彬彬有礼也很有责任心。我觉得他妈妈的死对他影响很大，他妈妈是个魅力十足又善于交际的女人。我并不想说他爸爸约翰·麦克雷的坏话，但他的确很让人讨厌，他对罗德非常严厉，我觉得任何一个孩子都不该受到那样的对待。

惨案发生的那天早晨，罗德从我身边路过时我还和他说了话，我记不清都说了些什么，但我记得他说他要去拉克兰·麦肯齐的地里干活，手里还拿着干活的工具，当时我觉得他拿工具就是为了去干活。我们还聊了一会儿天气，那天

目 录

序言 / 001

前言 / 001

证词 / 001

罗德里克·麦克雷的自述 / 008

尸检报告 / 168

行走在疯人院的边缘 / 172

庭审 / 204

后记 / 308

致谢 / 314

证 词

证词由克尔杜因村及周边地区村民提供，由韦斯特罗斯警局警员威廉·麦克劳德于 1869 年 8 月 12 日及 13 日进行采集记录

1869 年 8 月 12 日，克尔杜因村村民——卡米娜·默奇森 [卡米娜·斯莫克] 女士的证词。

初次见罗德里克·麦克雷时他还是个婴儿，少年时期的他过得快乐而又幸福，长大后彬彬有礼也很有责任心。我觉得他妈妈的死对他影响很大，他妈妈是个魅力十足又善于交际的女人。我并不想说他爸爸约翰·麦克雷的坏话，但他的确很让人讨厌，他对罗德非常严厉，我觉得任何一个孩子都不该受到那样的对待。

惨案发生的那天早晨，罗德从我身边路过时我还和他说了话，我记不清都说了些什么，但我记得他说他要去拉克兰·麦肯齐的地里干活，手里还拿着干活的工具，当时我觉得他拿工具就是为了去干活。我们还聊了一会儿天气，那天

早晨阳光明媚，天气真不错。罗德里克那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躁。再后来我看到罗德回到了村里，浑身是血，我从屋里跑出来，我就想他肯定出了什么事。我走近他，他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工具从手中掉落，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毫不迟疑地答道他杀了拉克兰·布罗德。他当时思维清晰，没有看出想要逃跑的迹象。我让我的大女儿叫她爸爸回来，她爸爸当时正在屋后的空地干活。我女儿出去看到浑身是血的罗德吓得尖叫起来，引得村里的居民都跑到门前、地里劳作的人们都抬头张望想要一探究竟。村里顿时引起了骚乱。我承认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保护罗德，不让拉克兰·麦肯齐他们家里人伤害他。所以丈夫回来后，我还没有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就让他带罗德进屋。罗德坐在桌上，沉着冷静地又重述了一遍自己做的事情。丈夫让女儿把邻居邓肯·格雷戈尔叫来守门，丈夫又跑到拉克兰·麦肯齐他们家，看到了那悲惨的一幕。

1869年8月12日，克尔杜因村村民——石匠肯尼斯·默奇森 [肯尼·斯莫克] 先生的证词。

当天早晨我正在屋后的仓房里干活，听到村子里有骚动后就从仓房里出来，碰到了我的大女儿。我的大女儿当时特别惊慌，都不能好好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朝着屋外聚集的人群跑去，我当时满是困惑，但还是和妻子一起把罗德里克·麦克雷领进了屋。我本来以为罗德出了事故受了伤，

但一进屋妻子就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向罗德里克求证是不是真的，罗德里克很冷静地告诉我是真的。之后我又跑到了拉克兰·麦肯齐的家，看到了特别悲惨的一幕，实在难以形容。我关上了身后的门，仔细查看他还有没有存活的迹象，但是发现人已经死了。我怕拉克兰·布罗德的家人看到这个惨状会引发暴力争端，所以到外面叫格雷戈尔先生守在屋外。我跑回家把罗德带到仓房里，把他关在里面，罗德一点都没有反抗。格雷戈尔先生没有拦住拉克兰·布罗德的家人，他们看到了屋里的尸体，那时我已经把罗德关了起来。拉克兰·布罗德的家人变得异常愤怒，想要报仇雪恨，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们劝说下来，让他们不要冲动。

要说罗德里克·麦克雷的性格，真是有点古怪，我也不敢说是天生性格如此还是因为家里多遭苦难才让他变成这样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的心智不健全。

1869年8月13日，卡姆斯特拉齐村，苏格兰教会牧师——詹姆斯·加尔布雷斯的证词。

我担心最近在教区发生的惨案就像气泡，表明本地居民的野蛮本质开始逐渐上浮，教会最近已成功地压制了这类野蛮行为。人们总说，残暴行为一直以来都和黑暗血腥的犯罪紧密相关，残暴的人一般都有些野蛮和放纵，这种特征并非在每一代都出现。虽然神父的教义可以教化他们，但是这种天性十分顽固难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尽管如此，听到克尔杜因村发生的惨案后，无人不为之震惊。但罗德里克·麦克雷是凶手的消息在教区传开后，最淡定的人是我。虽然罗德里克从小就来教堂受教，但我总能感觉到我对他的训诫就像把种子撒到了满是石子的土地里，他一点都没听进去。我必须承认他的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很失败，但有时我们必须为了众人的利益而牺牲某一只羊。曾经也总能发现这个孩子的恶行，但很遗憾我也无能为力。

罗德里克的母亲尤娜·麦克雷为人轻佻又虚假，她经常来教堂，但恐怕她错把教堂当成了社交场所。我经常听到她在做礼拜或做完礼拜的路上唱歌，她还在教堂附近和其他妇女没完没了地说说笑笑，我已经说教过她很多次了。

我也不得不为罗德里克·麦克雷的父亲说句话，约翰·麦克雷是这个教区研究《圣经》最投入的人，他在《圣经》方面知识渊博，对待宗教仪式也十分虔诚，他也传播福音，但同大多数人一样对其内涵的理解还很薄弱。麦克雷先生的妻子过世后我也经常拜访他家，帮助他并为他祷告，那时我发现了他有种种迷信的迹象，如作为一个信徒不再那么虔诚。然而人无完人，我依然相信约翰·麦克雷是一位善良虔诚的人，他不应该有这么恶毒的孩子。

1869年8月13日，卡姆斯特拉齐村教师——威廉·吉列斯的证词。

从我来这个教区算起，罗德里克·麦克雷是我教过的最

有天赋的学生。科学、数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他都掌握得很好，轻轻松松就可超过其他同龄人。至于他的性格，我知之甚少。当然，他不善与人交往，也不会和同伴打成一片，同伴们也反过来对他有些猜疑。罗德里克对待同学不理不睬，有时几近不屑，我有时猜测是不是他觉得自己成绩优异才会以这样的态度待人。除了有些不守规矩外，他还是个挺懂礼貌的学生。我十分欣赏罗德里克在学习方面的天赋，在他 16 岁的时候，我把他的父亲叫来，劝他让罗德里克继续上学，做些他更擅长的事，而不是在地里干活。但他父亲寡言少语又有些愚钝，对我的建议也漠不关心。

之后我再没见到过罗德里克。我曾听说了一些谣言，说罗德里克虐待他看管的羊，我无法证实谣言是否属实，但我一直觉得罗德里克是个性情温和的小伙子，不会做出同龄男孩子时常做的那些粗鲁的事，所以我难以相信罗德里克会遭到控告说他犯罪。

1869 年 8 月 12 日，拉克兰·麦肯齐 [拉克兰·布罗德] 的嫡堂兄弟——皮特·麦肯齐的证词。

罗德里克·麦克雷跟人们不幸遇到的那些恶人一样，他年幼时身上就透露着邪恶的气息，从那时起他就是个无法让人信赖的孩子。好多年过去了，人们一直以为他是哑巴，后来他开始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式和自己好似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姐姐说话，他姐姐和他一样邪恶。教区里的人都觉得罗德